发车，建设我流BDSM，我裤子飞飞

冴凛

压抑自己变态控制欲的冴×受虐倾向凛

为什么冴不看我？我的，最亲爱的哥哥......

冰而醇辣的威士忌清冽地滑入喉，球形的冰块给了凛上唇一个冰凉的吻，冷意抵达了心脏。凛能从冴的眼里看到很多人或事物，却独独没有自己。雪夜、球场、室内、转角……冴的眼冷静又淡漠，明明在看着我里面却没有我。

好痛楚，好憎恶。是恨吗，还是别的更深刻狂躁的情感。无法纾解的灰暗情绪像泥沼困住了凛，他像往常一样在无数个夜里寂静发疯。毫无波澜的表面，内里却像一地狼藉的玻璃碎片，尖锐又鲜血淋漓。

这是凛第一次喝酒，一个人在冴的城市，街角的酒吧，黑暗的角落。要怎样击溃他？打破他该死的平淡，让他真正注视我，让他……离不开我。酒侍贴心地为凛续上第四杯酒，美丽的亚洲面孔，迷离潋滟的帕拉伊巴。

酒吧的音乐迷幻诡谲，猩红色的灯光中突然出现了据满他神思的那张脸。

“凛。”冴温热的手指扣住了凛的下颌，往上抬，迫使他和自己对视。

分明是两双一样颜色的眼睛，像冷月和它粼粼破碎的倒映。

“……冴”馥郁的酒气吐息出，酒精令凛的大脑迷乱，他已经醉得无法正常地分析当前的状况。凛短暂地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哪，在干什么，为什么冴会出现。

“梦吗？”凛用力地抓住冴的手，混混沌沌。他是偷偷来到这个国家的，没人知道自己的行踪。又梦到冴了，“真是个糟糕的梦。”

凛被冴粗暴地扯起身，冴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冷酷：“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毫无长进啊凛。”

冴其实有些生气，看到凛泛起薄红的眼角，微张喘息的嘴，他恶劣地掐住了弟弟的脸颊：“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喝得烂醉如泥，不怕被变态上吗。”

凛发出咕哝的笑声，粉红的舌尖翘起。他往前踉跄一步，伏到了冴的肩上：“你就不变态了吗，哥哥……”

……

冴克制了一路，把醉鬼凛弄回住处。柔软劲瘦的腰腹，微微的酒气，温热的吐息，哽咽的呓语，无一不让他心底暗流汹涌。

打开暖橘色的夜灯，冴将似乎无意识的凛放到床上，没想却被一把抓住，猛地倒在了凛的身上，他想支起身移开，却被凛疯狂地抱住，一只手环过他的后背，另一只手把住了冴的后脑。两兄弟疯狂地角力，一个想挣脱，另一个想把人揉进自己的血肉之躯。

“冴……哥哥……混球……哈啊！”醉而痴的低语，两人扭在一起，冴曲起的膝顶到了凛胯间，变了调的低喘清晰地在冴耳边呼出，像火星落入暗色的油池，理智的线即将崩断。

冴挑了挑眉，神色晦暗：“你硬了，凛。”喊着哥哥的名字勃起的弟弟，暗中监视、拼命克制自己情愫的哥哥。

思绪因烈酒变得混沌又迷乱，凛以为这是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旖旎疯狂的梦境，看着眼前这张与自己如此酷似的脸，那么近却又无比遥远。凛呼出热气，情欲让下腹无比酸胀，他夹住冴的膝盖，充血的性器被长裤束缚住，隔着布料挤压到了属于那人的肌肤。凛吞咽下喑哑的呻吟，伸手抓住冴的脖颈，发梢从指缝穿过，比自己稍硬的发质，瘙痒到手心，像某种挑逗。凛仰头想要吻上哥哥的唇，濡湿的吻却落到了冴冰凉的下巴上。

冴仰头避开了凛，高抬着眼，不带感情地垂视越界的弟弟。被拒绝的凛混混沌沌看到了冴冰冷的眼睛，像细雪又吹落。凛被冷意侵袭，颤抖地打了一个寒颤，泪毫无预兆地盈满了眼眶，他眼里是绝望与阴鸷，还有扭曲的怨恨。凛像被弄碎了，他抓紧了手里的发，低泣着：“冴……我恨你。”

冴只是皱了皱眉：“你弄疼我了。”他试图将弟弟的手捏开，由于凛的不配合，他下了狠劲，将凛的手骨捏出错位的响声。

“啊！”吃痛的吸气声与泣音重合了，冴总能给自己带来这种感觉，这种疼痛的、酸楚的、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因为这种痛是冴带给自己的，所以凛要全部吸收，让自己的每一寸身心都去反复透彻体会这种疼痛，让这种名为“冴”的疼痛充斥自己，就像把哥哥放在身体和神经里一样。

疼痛的信号奇异地转变成了扭曲的快感，凛挺起腰肢，性器顶上了冴的小腹，他毫无自知地被欲望与快感支配，发出腻人的呻吟声：“冴……混蛋，我可能已经坏了……！”

“砰！”冴几乎是一瞬间将凛狠狠摁到了床上，力度之大穿透了床垫，发出巨大的钝响。

撞击痛令凛的大脑嗡鸣了一阵，他的视线再聚焦时，醉意已散去不少。

凛面色错愕，冴黑沉着脸。

凛有些慌乱地想要起身，却发现兄长是用怎样一种力度将自己的双肩死死钉在了床上，又是那种仿佛要把骨头捏碎的痛感。

“清醒了？”他听见兄长用很沉的声音问他，日思夜想的这个人以一种仿佛在拥抱的姿势强势地禁锢住了他，彼此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近到呼吸交融，肌肤紧贴。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冴的语气十分危险了。

“凛，你怎么会对我抱有这种念头。”冴意有所指。

“……哼嗯！”凛的侧腰抽搐了一下，不合时宜的快感令他的呼吸粗重起来，眼底充血。要完了，凛想，一切都要完了。他能预见冴眼里的厌恶了，明明是亲兄弟，怎么能产生这种不伦且怪异的欲望。泪又盈积起来，凛心痛得无法呼吸，他忽然很害怕冴说出“我没有你这种弟弟”之类的话，眨眼间泪珠从凛眼角滚落，却被一抹湿热舐去。他听见冴极压抑的声音在耳边缓慢地响起：“我们是亲兄弟，我、们、流、着、一、样、的、血。”

耳垂刺痛，冴用犬齿刺破了凛细嫩白皙的耳垂。凛惊悚地看着“本该”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哥哥，猩红的舌尖舔去唇齿间的血迹，缓缓直起身，双腿间性器支起出明显的形状，淡漠的眼此刻变成了疯狂的欲望深渊，凝望着凛。

冴死死摁住凛的肩，冷静地说：“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动作却是完全不容凛拒绝。

然后仿佛什么东西在冴的眼里爆开了，闪过莹绿色的光：“我给过你机会。”其实根本没有第二个选项。

凛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难以置信，唇被冴的拇指碾过，修长的指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冴像编织好巨网的蜘蛛，又像丛林深处一击必杀的蛇类，带着冷冷的兽意，他说：“脱掉衣服，凛。”

那种高高在上的疏离感，无法抗拒的话语，隐秘的牢笼被打破，冴在邀请他下地狱。不过，如果自己本来就已经在这地狱里面呢？他早就想把冴也击溃、拉下……而现在此刻，凛终于发现了，冴的眼里有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扭曲而疯狂的欲望！

意识到这一切的凛悸动不已，他迅速脱下自己的所有衣物。赤身裸体的凛望向冴，迷恋又痴狂。

冴用眼神示意凛靠近。赤足在木地板上，喑哑清脆的脚步声。屋内的空气变得粘稠，冴无机质的视线在凛的肌肤上逡巡，手把玩般在凛的身上游移。他将凛揽入怀中，听着凛急促的呼吸声，手从后颈沿着脊柱一节一节向下。手掌用力抓握，软韧白皙的臀肉挤压变形。

“唔、哈嗯……！”冴的手滑过凛的腰侧，恶劣地碾过高高翘起的性器，指甲搔刮哭泣的马眼。凛腿一软，强大的刺激令他快要高潮射出来了。

“不许射。”残忍的低语总能轻易找准凛的每一处柔软。凛眼睛睁大，身体最原始的欲望与理智搏斗着，难以抑制的高潮前奏被意志力与莫名的信念感一缕一缕抽去、压下。生理泪水和前列腺液一股一股溢出，越是克制越汹涌。

“哈啊~嗯、！冴……”

冴很满意凛的服从，将凛向下摁至跪在自己跟前，他握住凛的发，居高临下，像赏赐臣民的王：“乖孩子会得到奖励。”

冴鼓鼓囊囊的胯贴着凛的唇、鼻尖挪动，雄性勃发的情欲味道像顶级的春药令凛血脉贲张。一想到自己即将品尝哥哥的肉棒，凛差点又要高潮了。他努力抑制着，死死遵循冴的指令，抬手想要解开冴的西裤。

“不许用手。”

凛僵了僵，抬到一半的手指尖瑟缩一下后又垂下。浸湿的眼垂下，被打湿的睫毛轻轻颤抖，他张嘴咬开纽扣，犬齿抵住拉链下拉。虔诚地咬下最后一层布料，冴勃发硬挺的阳具拍到了凛的脸上，凛张口将冴末根含入。温热的湿软的口腔令冴发出满足的喟叹，凛完全迷醉于这种被强制给哥哥口交的感觉，冴粗长的肉棒被含入自己口中，淫靡的情欲令凛面色潮红。他完全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让冴舒服，因此每次都把冴含得很深，已经顶入喉间。舌头也卖力地舔弄爆筋的柱身。咕啾咕啾的水声不绝于耳，凛的唇已被摩擦得红润无比，喉间的刺激令他呜咽，生理泪水被顶得四溢。 吞吃冴的过程中，凛觉得自己更加靠近这个抛弃了自己的兄长，违背伦理的欲望会将他们狠狠绑住，他忽然有了一种仿佛只要遵循冴的指令，就能靠近冴的认知。

看着和自己相似的这张漂亮的脸被自己插顶得情迷意乱，冴发狠地向前顶胯，粗长的性器狠狠顶入凛的喉咙深处，他的体液混合着凛的津液在口腔中尽力润滑着，用力抽插几下，冴退出了凛的口，乳白的精液喷射到了凛脸上。凛仍旧半张着嘴，殷红的舌尖伸着，接到了一点属于哥哥的滋味。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乖啊，冴想着。

腥咸的……凛站起来，用指尖抹去脸上的液体。他看向冴，发现对方一直在看自己。心中某处莫名被高高扬起了。他向前一步，胸膛紧贴着冴，声音有明显的颤抖：“我们这算什么？”

“谁知道呢，亲兄弟的坦诚相对？”冴无所谓。他恶劣地想，自己一直在克制，帮凛选择了更加安全平顺的路，是凛非要撞进来，像鹿把喉颈伸到了狮子的口中。

凛伸手小心地抱住冴：“冴……帮帮我。”胯间的性器肿胀难受，急需来自哥哥的疼爱。

冴伸手握住亲爱的弟弟，倾注这些年缺失的疼爱与关照。他扶住凛的后腰，将人在欲望错乱中带向床边高大的衣橱。他的胳膊肘碰到了某处隐秘的机关，衣橱缓缓移开，露出了后面一直被深深压抑隐藏的暗室，三面墙是镜子，一面墙上挂满了各色的性爱玩具和SM道具，古怪的器械和支架放置整齐。东西都是全新的，为谁准备的不言而喻。

凛在哥哥手中释放了，思维空白了一阵，等他回过神来，手腕和脚踝已经被黑色的皮质环铐住了。银色的锁链连接黑色的钢架，凛发现自己面前是一大块高清的镜面，手被吊起，腿大开着，身体赤裸，脸却是潮红的。镜面里的冴戴上了黑色的皮手套，从架子上取下一根长长的皮鞭和一个盒子。

凛动了动，挣扎了一下，铁链发出了声响。

“真是变态啊，冴，就想着和弟弟做这种事情吗……啊！”破空声和臀尖骤然的疼痛强制打断了凛，冴在他身后挥出一鞭，粉红的鞭痕印在了凛的左臀。

疼痛让凛兴奋，他半萎的阴茎微微充血抬头。

“很漂亮的屁股。”冴很满意眼前的景象，比想象中还要棒，像一只展翅的蝴蝶一样美……又是一鞭落到凛的右臀，对称的两道鞭痕彻底激活了凛的快感开关，这种身体上的痛楚和灵魂上的快乐战栗令他无法消受，痛楚的呻吟声随着冴接下来的几鞭轻易泄出，回荡在暗室里。

“啊……！嗯、哈啊！啊……~”急促的四声，劲道的四鞭。长长的红色鞭痕对称地印在凛挺翘紧实的臀上，附近的神经应该是相连的，鞭打屁股的痛楚到了身前，却变成了诡异而又极致的快感，刺激得凛的玉茎高高翘起。

黑色的长鞭手柄的尾部是金属制的小三角刺，冴靠近凛用金属刺尖剐蹭他的乳首。从未遭受这种刺激的乳尖让凛体会到了全新的快感，刺尖猛地下压，陷进肉珠中，脆弱的乳珠颤抖充血，凛失声呻吟。

“不要！哈啊……！”

另外一只乳珠也被如此对待，凛挣扎着，却无法脱离镣铐的桎梏。通红的乳尖被佩戴上宝石扣，紧紧挤压着，疼痛又刺激。紧接着两个乳夹之间相连的金属链上被挂上了一个小巧但有一定重量的滑动金属铃，随着凛细微的动作滑动并发出悦耳的响声，重量拉扯敏感的乳尖，疼痛让凛低泣，快感让他呻吟。

此时凛看起来已经十分美味了，乖顺地被绑住，被戴上亮闪闪的小配饰，性器也非常兴奋，汁水丰沛。他发出细碎的呻吟和可爱的哼唧声，欲望让他的眼底发红，泪光让他的眼睛更像上好的宝石。凛低着头，目光却一直在追随哥哥，爱吐舌头的习惯还是没改，像荼蘼任人采摘的花。凛轻易激起着冴最隐秘也最疯狂的欲望，他隔着皮质手套抚摸凛的脸庞，像摘取一颗通红但美味的禁果。他忍不住伸舌头舔过凛的眼角，舌尖轻触凛的眼球，再度品尝凛的滋味。小时候凛的眼里进睫毛了，冴也会用舌头帮凛把睫毛舔出来。那时候的凛会睁着湿漉漉且有点红的眼睛看着自己，冴就会想对可爱的弟弟做坏事，比如弄哭他。

凛的泪水是甘的。冴轻吻凛的唇，吮吸着柔软的唇肉。

“我在和哥哥接吻。”凛忽然意识到。泪水不知道怎么地又溢满了双眼，滑到了唇边，又被冴温柔地汲取，由冴的舌带到凛的舌，甘涩的味道充斥着这个吻。凛发出的呻吟都是泣音，他还不会在接吻时好好呼吸，却小心翼翼地发狂着迎合这个吻，失去节奏的呼吸让他的脸和脖子潮红，大脑甚至有缺氧一般的发黑。面对像小兽一般的凛，冴却意外地有耐心。他把凛的唇舌照顾得很好，轻柔地吮吸凛的嘴唇，用舌尖描摹凛的唇形，再强势地用舌开发凛口腔内柔软敏感的每一处，他很有耐心地带着凛的舌头交缠、舔弄。他就像小时候一样，耐心地教会弟弟怎么成长成一个男人。凛的舌像多汁的珍馐，柔软甜美，冴很珍惜地品尝他的弟弟，这毕竟是他们的第一次，他想让凛舒服，又想让他哭泣。

这其实并不冲突。冴温柔地舔舐凛的舌尖，又在他的嘴角安抚性的落下一吻。津液从凛的嘴角滑下，他的嘴唇红艳，欲望已经完全打开了他的身体，冴肯定这个状态下的凛会接受任何自己对他做的事情。

冴快速地调整了一下拷住凛的锁链，精巧的滑轮与机关流畅运行，失去支撑力的凛腰部下塌，下腹被支起，双腿被呈跪姿分开，臀部被迫高高挺起，粉嫩而湿滑的后穴一览无遗。凛惊慌地动了一下，发现手腕上的锁链正好能借力，但他整个人就呈现出一个非常适合被冴后入的姿势。他抬头就能看见高清大面镜子里的自己，双手被微吊起，柔韧的腰肢下沉出一个过于色情的弧度，性器在大开的双腿间弯曲着，时不时还会溢出淫靡的前列腺液。乳夹间的金属铃在重力之下狠狠牵扯着双乳，乳夹上的金属齿紧紧咬住凛的红珠。在镜子里看到冴又拿出一根全新的皮鞭时，凛像腰被已经它抽到了一样浑身一颤，浑身上下的金属器具发出冷冷的响声。

这支皮鞭比起传统印象中的鞭子要短得多，鞭柄莹白仿佛玉质，鞭身有点像八爪鱼的触手，看起来很有韧性。

冴取了一罐透明膏体涂在凛的后背和屁股上，他涂得很仔细，若有若无的挑逗让凛更加饥渴难耐。

凛咬了咬嘴唇，被冴摸得舒服死了，但又忍不住想要更多……

“冴，能不能……”凛模糊地低语，眼神闪烁。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体会淫荡到如此地步，他竟然渴望冴继续鞭打他，或者对他做更过分的事情。身后的小穴不由自主地收缩着。

“嗯，什么？”冴用羊脂玉一般的鞭柄蘸取了一坨软膏，轻轻地在凛张合的小穴边打转。

“哈啊！嗯……”凛战栗着，名为理智的弦根本无法把持住。鞭柄恶劣地来到了穴口，轻浅地戳入又出来。

“……冴！疼爱我，冴，让我痛……”从未被进入过的秘密花园即将被开发，如海啸一般的欲望和上瘾般的精神性渴望让凛此刻几乎丧失了理智，他只想要冴掌控他，让冴带给他强烈的痛感和快感，想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付给冴。

“啪！”短鞭鞭挞上臀尖，火辣的刺痛感让凛的大脑空白一瞬。被抽打的皮肤火速充血，鲜红得快要滴血一般。冴很清楚，如果没有软膏事先保护，这一鞭下去会见血。但他就想带给凛这种强烈而极致的感觉，他总是认为，这样凛才能感受到他压抑而疯狂的情感。

太过剧烈的疼痛令凛张口想叫但失语。强烈的刺痛过去后，酥麻酸痒的起义快感开始爬满整个鞭痕，甚至间接刺激到了因太痛而有些疲软的小凛。凛在镜中看见冴又举起了那支触手一般的短鞭。

冴在镜中与凛对视，他命令道：“叫哥哥。”

“哥哥……啊！”第二鞭迅速落下，因为有过体验，所以凛对第二鞭接受良好，强烈的疼痛反而让他血气翻腾，整个人烧了起来一般，他大声浪叫喘息，强疼痛带来的强刺激令他仿佛置身于云端，臀肉仿佛被抽麻了，痛感变钝而快感更加深刻。冴非常擅长把控凛的所有，一切尽在掌控一般。他马上又落下两鞭，小臂的肌肉紧绷，快速而高质量的鞭打。

吃下两鞭后的屁股变得非常淫荡，后面疾风厉雨一般的连续鞭打抽得凛像跳上岸的鱼一般抽搐了两下，他发出崩溃得发狂的浪叫，根本承受不住这种灭顶的快感，凛被被抽射了。他的阴茎随着两下抽打快速地射出两股精液，因为极致的快感带来的余韵依旧颤抖勃发，又因为鞭打只有两下失去强刺激而射不出来。

“啊！哈啊……！好舒服，冴，我受不了了……好难受，哥哥，哥哥……”被欲望支配的凛仰起头呻吟着，无助地喊着带给他这一切的哥哥，渴望着更多、更痛、更深。

冴很满意凛的反应和眼前的一切。他认为是时候进入凛了，通过最原始最亲密的方式，让凛完全属于自己。

皮质手套包裹的两指直接插入凛濡湿饥渴的软穴，身体被进入的奇特感觉令凛着迷。他把冴吃进去了一般。

“嗯……再多一点，哥哥……我不怕痛。”被冴用皮鞭狠狠疼爱过的凛已经被打开了快感开关，仿佛任何刺激都会被转化为欲火与快感。他没有任何不适，只急迫地想要和冴结合。

冴抽出手指，被凛的淫液润得湿漉漉的。冴给触手一样的短鞭涂上润滑液，将它缓缓插入凛饥渴的小穴中。上细下粗的触手被凛很好地含入了，周身的凸起将凛柔软的肠肉顶弄开来，将凛塞得满满的。

“哈嗯，好奇怪。啊……”触手鞭设计得很符合人体工学，起码非常适合凛，已经将凛开发得七七八八了。冴拔出触手鞭，带出一点粉嫩的肠肉，凛又是一阵呻吟。

润滑液有催情的成分在，凛感觉小穴里面开始痒起来了，他难耐地扭动腰肢，双腿被分开固定住，动弹不得。

“凛，看着我。”冴再次调整器械，凛被调转回来，现在他们得以面对面。

凛被悬空吊起，双腿被打开，高度正适合被冴站着抱住操弄。

冴除去了黑色的皮手套，解开皮带拿出了自己贲张勃发的阳具。

凛咽了下口水，他怔怔地看着冴，又像要哭。他咬牙忍着泪意，泪水却在冴的肉棒抵上小穴，坚定插入的瞬间决堤。

冴眼底也有深沉的东西在翻涌，他进入了凛，彻底和凛结合了，和自己亲爱的亲兄弟。他坚定地抽插着，每一下都顶到最深处。他逐渐用力，把凛操得泣声破碎。被冴用锁链锁住的双手环上了冴的脖颈，像凛用铁链锁住了冴的咽喉。冴看向镜中的自己，看他自缚。

“冴、哈啊，哥哥……不要再离开我……”被用力操弄的凛喘息声一断一续，他用力抱着冴，双腿夹紧哥哥的腰，时不时被顶弄得引颈呻吟。

冴伸手抱住凛，兄弟二人紧密相贴，更像是爱人的距离。冴舔过凛红红的耳尖，像是在叹息“凛……”

……

冴的小腹处被凛的精液弄得一塌糊涂，冴的控场能力和节奏一如既往的好，丝毫不让凛放松。凛被玩弄得一塌糊涂，后背、臀部、大腿被抽打出对称的红色鞭痕，艳丽淫靡。

在冴压抑已久的疯狂尽情释放下，凛最终累并爽得昏睡过去。冴很久没有像这样抱过弟弟了，他将人清洗干净、上药后抱进被窝中。

他看着凛的睡眼思索着。

自己并不会因为和凛做了，建立起亲密关系而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最亲密的，血脉相连的兄弟。

凛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吧？原来我们一直相爱着，所以疼痛。

冴吻上凛的额头，没发现自己在笑。